



從產業發展面談國際醫療

◎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白裕彬

政務委員朱敬一先生為國際醫療專區一事，可謂劍及履及不餘遺力。但由於國際醫療這個領域的性質屬於服務貿易，有些問題需要特別釐清。

政策說理宜立足於事實

朱委員說，中國的第十二次五年經濟社會發展計劃（簡稱十二五）期間即將擴張醫療服務事業，正對台灣醫療行業大動作招攬人力與投資，這話是對的。但是不論如何，台灣醫療服務產業在中國的擴張與否，與財團是否在所謂「國際醫療專區」進行投資，很大的可能是兩組不同人馬，針對兩個截然不同的服務對象，所進行的投資決策，硬要說成彼此替代、互相排擠的關係，和事實應有相當的出入。

中國的十二五計劃，是在普及人民醫療保險覆蓋率的前提下，希望加大醫療事業體方面的投資，以期滿足屆時將要大幅擴張的一般民眾醫療需求。但是，要爭取這些因十二五計劃而生的潛在新增平民顧客，要獲得當地醫保的醫療給付，就唯有在當地進行投資興建醫院，別無他途。而依中國新增醫保覆蓋的給付水準，屆時也不可能提供我國任何

額外客源。

朱委員所提及泰國面對國際客源的康寧醫院等，是以歐美國家不耐手術久候，或不堪價昂醫療給付的顧客為其目標，這類顧客通常以保險公司經評估比價後進行轉介者為大宗，雜以散戶為輔。如果我們的「國際醫療」醫院希望招攬到境外客源，要走所謂高檔平價路線，那麼唯有與國外私人保險公司密切合作。但是不管如何，國際醫療服務所要招攬的高端顧客群，不管是來自歐美日還是中國，與中國十二五計劃的進行方向基本上屬於不同層次的概念。

至於國際醫療服務的醫院資金來源，如果要走如泰國康寧醫院的高端豪華型，依目前行政院規劃，將有可能到資本市場集資；但如果只作健康檢查之類的特定區塊生意，那麼也無需大張旗鼓，調動現有機器已夠用，如果非說會產生資金排擠效果，那是太聳動了。至於說中國的十二五計劃恐將招攬台灣現有的醫療人力為其效力，那麼即使透過「國際醫療專區」的創立，能截留下來的醫療人力，數目也甚為有限。

社會疑慮應予正面化解

朱委員在此處刻意混淆夾纏的理由，或許是因為「國際醫療」將用高薪招攬各方名醫，若干社會公益團體與學者，或憂醫療資源將因此而不均，或怒醫療服務高低兩極化將出現。關於憂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，台灣醫師供給面已逐漸呈現過量超量，目前主要是因為健保給付辦法與資源配置所影響，方才導致醫師人力城鄉分布失衡，及專科人力配置失調的情況，區區國際醫療的影響，即使有也不致太大。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，真正癥結在現行健保給付制度需徹底改正，方能扭轉資源配置失控的狀況。

至於醫療服務高低兩極化的問題，除非執政者打算進一步大幅削減全民健保的給付範疇、刻意擴大民眾進行消費高階醫療服務的市場空間，否則以目前全民健保無微不至的醫療服務，要有所超越則門檻將頗高。在這個保障一般民眾醫療權益的基礎之上，有錢有閒者如果還想額外多花錢享受五星級醫療服務，旁人實也沒有什麼理由有所責難。

另外，有些人憂慮為國際醫療而修法，許可醫療機構公司化，是國內業者擴大進行醫療商業化的特洛伊木馬，其最終結果是以「國際醫療專區」之名而促成全國醫療院所進行公司化變身，加劇國內醫療商業化的趨勢，對醫療從業人員的勞動條件，以及病患的醫療權益保障將有所不利。關於這些疑慮，其一，目前國內各大醫院均屬公立，或非營利財團法人的情況下，若要變身進行公司化，在法律上無此空間；其二，我國的健保在健保局作為單一保險人的情況下，掌握了醫療市場上的締約權與定價權，是台灣的醫療市場至今猶未走向美式商業化醫療的終極門神。因此，這些

憂慮或者本意出於良善，但是缺乏客觀事實基礎。

專區設計或將擴大南北差距

但是，有件事不容混淆夾纏：行政院擬援引過去發展科學園區成功之故智，用「專區」名義於特定地區，發展國際醫療服務的辦法，實無必要。事實上，國內各醫療院所有意從事國際醫療服務者頗眾，只是缺乏相關法令鬆綁與政府政策的支持配合，政府只須為發展國際醫療服務訂定特別法即已足夠，無需疊床架屋。如果行政院打算用「專區」名義，壟斷國際醫療服務事業發展的主控權，斷絕全台各地民間自主發展國際醫療服務事業的可能，並準備延續過去行之有年的官僚指導模式，以發展產業為名，對特定集團放權讓利，卻不思因此而加大南北差距、漠視區域平衡發展、與民爭利，則將是熱血有餘而為德不率。

國際醫療產業是個亟需異業整合的新興領域，除了以上所談及的跨國設辦與跨國攬客之外，還有醫療服務人員的跨國執業與遠距醫療暨遠距照護等等。在異業整合方面，也涉及醫療行業與國外大型保險公司、影劇媒體行銷、觀光旅遊服務、文化創意服務、電子通訊服務等行業的攜手合作。宜妥善選擇我國已有深厚基礎的強項，不要在產業規劃上過度醫療本位考量，而罔視顧客需求，才能在國際上眾多從事國際醫療服務的競爭者中殺出重圍。

因此，我國在思考發展國際醫療產業時，宜就我國現有產業面的各支援能量，實事求是地進行跨業整合的討論，在不侵犯或損害醫療人權的這個底線下，作出兼顧區域平衡發展的宏觀性的考量。◆